

# 摧毁信仰：对维吾尔清真寺和麻扎的毁灭和亵渎



2019年10月

拜赫拉姆·森塔什



维吾尔人权项目





## 目录

概述.....	4
影响.....	6
被拆除的清真寺.....	9
于田县艾提卡大清真寺.....	9
叶城加麦大清真寺.....	13
阿克苏市雷斯特清真寺和当地其它清真寺.....	16
和田艾提卡清真寺和当地其它清真寺.....	21
乌苏大清真寺.....	26
阿图什阿诗塔奇大清真寺和当地其它清真寺.....	29
马伊塔歌 / 独山子大清真寺.....	32
多布尔金清真寺.....	34
已被拆除的公墓和麻扎.....	38
苏丹尼姆公墓.....	38
塔维兹姆公墓.....	41
伊玛目阿西姆麻扎和贾法里·萨迪克麻扎.....	42
已被拆除的拱顶和宣礼塔.....	45
分析.....	55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拜赫拉姆·森塔什先生的采访.....	55
宗教迫害的背景.....	65
法律规范.....	67

国际标准.....	67
中国法律.....	68
建议.....	70
对国际组织.....	70
对中国政府.....	71
方法论.....	72
致谢.....	73
附录.....	74
尾注.....	75

## 概述

中国政府目前对维吾尔地区的打压旨在铲除维吾尔人的民族文化特征，并将其同化为统一的“中国人”身份。作为他们身份认同的基石之一，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一直是该“打压运动”的主要针对目标，导致许多维吾尔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这项打压运动还包括拆除该地区人文景观中具有伊斯兰元素的实体象征。这涉及全部或部分拆除大量清真寺，其中包括几座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物。维吾尔地区的清真寺被摧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清真寺在破“四旧”运动中被摧毁，而最近的运动(如 2009 年在喀什噶尔开展的拆迁运动)则是将清真寺及其周围的居民区夷为平地。

本报告的首席研究员和主要作者拜赫拉姆·森塔什(Bahram Sintash)，他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记录这种系统性的拆除和破坏，为媒体和人权活动人士提供了宝贵的信息。通过与最近离开该地区的人士进行交谈以及卫星图像分析，森塔什先生整理了一份清单，列出了最近拆除运动中已确认或怀疑已被拆除的清真寺<sup>1</sup>。森塔什先生搜集的证据表明有一百多座清真寺已被完全拆除或拆除了建筑的伊斯兰特征。此外，很多小村庄和小区内的清真寺已被拆除，而那些较大的清真寺得以幸存，因为这些较大的清真寺更容易被当局监视和控制。本报告提供了 11 个清真寺和宗教场所命运的案例研究，包括照片、卫星图像和当地居民的证词。

摧毁清真寺的运动始自 2016 年，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被大规模拘押。根据自由亚洲电台 (RFA)的一份报告<sup>2</sup>，中国政府以“清真寺整改计划”为名，以危险建筑为由，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拆除了数千座清真寺，其中多达五千座清真寺被摧毁。由《卫报》(the Guardian)和 *Bellingcat* 对 100 个宗教场所进行的一

项调查发现，2016年至2018年间，有31座清真寺和2座麻扎遭到破坏，其中15座完全被拆除，另外9座清真寺无法确认是否被拆除<sup>3</sup>。法新社（AFP）与Earthrise Alliance合作，确认不仅已有30座清真寺和宗教场所被摧毁，中国政府还拆除了6座清真寺的伊斯兰特征<sup>4</sup>。

喀什噶尔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在2016年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该市70%的清真寺已被拆除，“因为清真寺数量过多，有些清真寺是多余的”，这与官方的说法相矛盾，官方宣称这些清真寺是危险建筑而被拆除。<sup>5</sup>

## 影响

中国政府已大大加强对维吾尔地区的控制，以确保其获得该地区的资源，并将维吾尔地区作为其将“一带一路”项目推向中亚的重要枢纽。为此，它实施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强制同化运动”，试图消灭他们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

以消灭伊斯兰信仰和传统习俗为目的这场运动，导致宗教场所被系统地摧毁，宗教领袖和穆斯林信徒被作为打击目标。作为穆斯林信仰和维吾尔历史上最重要的场所和人文象征，清真寺和麻扎被要求拆除。研究麻扎的著名维吾尔族学者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现在已被关进集中营，他曾在 2012 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如果要拆除这些……麻扎，维吾尔人将失去‘根’。我们将不再具有个人、文化和精神上的历史。几年之后，维吾尔人将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住在这里，也不知道我们属于哪里。”<sup>6</sup>

该运动的目的是大幅度减少该地区城市和乡村中的清真寺数量，保留那些易于监视和控制的清真寺。2018 年 6 月，《寒冬》杂志 (*Bitter Winter*) 报道说，哈密市 (Kumul) 统战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寒冬》的当地记者，该地区 800 座清真寺中有 200 座在 2017 年已被拆除，并计划 2018 年再拆除 500 座<sup>7</sup>。保留下来的那些建筑，凡是具有鲜明建筑特色的，如拱顶和宣礼塔都将被拆除，者是政府“宗教中国化”和清除“外国”元素运动的一部分。<sup>8</sup>

疏附县 Mush 镇派出所副所长在 2016 年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该镇 65 座清真寺中有 46 座已被拆除<sup>9</sup>。在有的乡镇，采取的是只保留一座清真寺其它清真寺都拆除的模式。这些拆毁包括在 2018 年拆除乌苏(Wusu)市 Basjhisihu 镇 14 座清真寺中

的 13 座<sup>10</sup>、鄯善县 (Pichan) Lamjin 镇 8 座清真寺中的 7 座<sup>11</sup>、阿克苏 (Aksu) Baghcha 村 6 座清真寺中的 5 座<sup>12</sup>。沙湾(Shawan)县两个村，有五座清真寺被拆除，只有邻村的一个清真寺仍在严格控制下开放<sup>13</sup>。《寒冬》杂志还报道说，在有的地方，许多未被拆除的清真寺也已经被关闭，完全禁止人们进入这些清真寺<sup>14</sup>。

主持清真寺的伊玛目（清真寺长老）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目的是要将宗教领袖永久地从维吾尔社会除名，而不是像官方所宣称的那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管理新疆受害者数据库 (www.shahit.biz) 的吉恩·布宁 (Gene Bunin) 指出，伊玛目被判处极长的刑期，占数据库中所有受害者的 13%，而其中 29% 被正式判刑入狱，而不是关进集中营<sup>15</sup>；他特别指出数据库中的证词证实对伊玛目的判决极为严厉；包括曾被拘押过的耶尔博乐·埃尔加利 (Erbol Ergali) 的证词，其证实与他一起被拘押的伊玛目被判处 20 年徒刑，并被迫一直戴着脚镣<sup>16</sup>。另一名证人是阿曼江·塞伊托利 (Amanzhan Seiituly)，他讲述了与他一起被拘押者包括伊玛目及曾在清真寺担任保安和清洁工的人，还有负责祷告前登记进入清真寺的<sup>17</sup>。

除了大规模拘押外，最近的镇压还导致很多宗教领袖的死亡。2018 年 1 月 29 日，维吾尔人权项目 (UHRP) 得到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姆 (Muhammad Salih Hajim) 亲戚的确认，称他在集中营中死亡。哈吉姆是一位著名的古兰经学者和维吾尔宗教领袖，82 岁。他死亡的确切情况尚不清楚，但他与他女儿 Nezire Muhammad Salih 和其他亲戚在 2017 年底被拘留<sup>18</sup>。现年 88 岁的著名宗教学者阿卜杜勒赫德·麦合苏姆 (Abdulnehed Mehsum) 于 2017 年 11 月被关押在和田 (Hotan) 的一个拘留所时去世，但他的死亡消息却要等到 2018 年 5 月 27 日才被报道出来<sup>19</sup>。

地方当局似乎意识到，拆除清真寺的活动与宣称尊重当地文化的主张相矛盾。《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试图拍摄乌鲁木齐市维吾尔居民区黑家山片区内尚未被拆除的清真寺（现已被拆除）时，被警方拘留，当地一位宣传部门的官员告诉他们，清真寺尚未被拆除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政府对伊斯兰教的尊重<sup>20</sup>。”尽管政府吹嘘对维吾尔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即使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清真寺也已成为拆除的目标，其中包括于田艾提卡大清真寺（Keriya Id Kah Mosque）和叶城加麦大清真寺（Kargililk Grand Mosque）。

拜赫拉姆·森塔什担心，如果当局完全拆除具有传统维吾尔风格的清真寺和其他人文景观，被改造的维吾尔城镇和村庄将与中国内陆省份无异，这反过来又会鼓励汉人更大规模地流入。除了破坏宗教场所外，森塔什先生所掌握的证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周边城市中的维吾尔人传统社区也遭到破坏<sup>21</sup>。流离失所的维吾尔人更被边缘化，且被迫迁移到政府安排的更具侵入性的、处于全面监控小区。

清真寺的拆除是中国政府在维吾尔人家园进行的种族灭绝运动的核心。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该地区的伊斯兰信仰。“穆斯林认为清真寺是真主的家，是穆斯林感受造物主怜悯并接近造物主的场所，也是人们可以聚集，与其他同胞一同融入穆斯林社区的地方。”森塔什先生告诉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没有清真寺，穆斯林无法将他们的宗教传给下一代。没有清真寺，穆斯林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没有了归属。”

## 已被拆除的清真寺

于田艾提卡大清真寺 (Keriya Id Kah Mosque)

历史:



于田县艾提卡大清真寺的卫星图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2017年11月2日。右图：拍摄于2018年5月11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根据穆罕默德·艾萨·古尔班 (Mehmet Eysa Qurban) 在中国维吾尔语伊斯兰协会网站上发布的关于清真寺的历史<sup>22</sup>，于田艾提卡大清真寺的建造时间约为公元1200年。它是维吾尔地区最大的清真寺，面积13449平方米，有153根柱子，甚至比喀什噶尔的艾提尔清真寺 (Id Kah Mosque) 还要大。传统上，一般有四千到六千名信徒参加该清真寺的星期五祷告，而在斋月 (Ramadan)、古尔邦节 (Qurban) 和开斋节 (Eid al-Adha) 期间，有多达一万到一万二千名信徒在该清真寺祷告。这是一个受保护的历史遗迹。

这座清真寺自建立以来已进行七次扩建和翻新，包括1665年，于田县三位名宗教学者 Molla Tiyip Ahunum, Molla Ghojilaq Ahunum 和 Eysaq Ahunum 向莎车

县 (Yarkand) Abdullah Khan 提出将该寺扩建和翻新的建议；当时，募集了建造资金，建造工人是从莎车县请来的，并在清真寺周围种植了十棵梧桐树，使它赢得了个别名“梧桐花园清真寺”，并且该建筑群还有一个由中东苏非派人建立的苏非派小屋和内院式住宅，尽管现在由于扩建而消失了。

社区募捐是确保清真寺维护和修缮的一种长期采用的方法。1947 年，伊斯梅尔·汗 (Ismail Khan) 法官召集了周围村庄的顶级宗教学者和精英，呼吁他们为清真寺的修缮和扩建提供资金。1985 年至 1988 年之间该寺进行了六次修缮。1997 年，在清真寺北门建造了一个三层楼高、面积为 227 平方米的门楼，采用苏丹萨图克·布格拉·汗 (Sultan Satuq Bughra Khan) 建筑风格，经费由新疆文化宗教事务局出资八万元人民币及于田 (Keriya) 人民筹集的 50 万元人民币。

起初，修缮者被要求降低穹顶的高度，以保证该建筑物不会比当地政府办公大楼高，不过据王立雄先生听一位当地人讲<sup>23</sup>，后又被允许恢复其原始设计；他还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名汉族干部的干预，阻止了将该清真寺变成学校的想法。

关于该清真寺门楼的照片是 2018 年 3 月被披露出来的。据 *Bellingcat* 的分析<sup>24</sup>，该门楼的拆除应该是自 2018 年 3 月的 19 号或 20 号开始的。它的祷告大厅依然还在。

早在 2016 年就有文章披露，中国政府计划利用海滨城市天津的援助，将该清真寺“改造”成类似喀什噶尔老城区风格的核心区，以吸引游客，打造出一条“融文化业、手工业、旅游业和房地产行业于一体的发展之路”<sup>25</sup>。目前尚不清楚该项目处于什么状态，也不清楚会如何将现已部分拆除的清真寺融入其中。

采访：

受访者为伊斯兰文化研究者阿力江·哈参 (*Alijan Hasan*)，他于 2016 年离开该地区，目前居住在中东。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于田艾提卡大清真寺是新疆地区最古老、最大的清真寺。它的占地面积大于具有标志性的喀什噶尔艾提尔清真寺(*Kashgar Id Kah Mosque*)，可以容纳一万二到一万五千人同时在寺内祷告。

这座清真寺见证了维吾尔人 800 年的历史。当我去于田时，我总是会在这座清真寺内祷告。我上次到访该寺是在参加我表弟婚礼时，我还和清真寺门口的伴郎合了影。为了确保照片中其他人的安全，我无法与您分享该照片。



在于田艾提卡大清真寺 (*Keriya Id Kah Mosque*) 进行伊斯兰节日祷告后。©在线文物与博物馆(*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nline*)



这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于田艾提卡大清真寺门楼上方的特写，上面写的是该寺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Dianping

于田艾提卡大清真寺内的伊玛目和其他宗教人士也都面临着与该寺相同的命运。该寺中年龄最大的伊玛目胡桑·卡里·哈吉姆（Husan Kari Hajim）在 2017 年失踪后，至今我们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而伊玛目伊敏·达莫兰（Imin Damollam）于 2017 年被判终身监禁。他是毕业于新疆伊斯兰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并于 1992 年由政府安排到于田艾提卡大清真寺担任伊玛目。

这些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政府任命的伊玛目们的悲惨遭遇告诉我们，维吾尔地区当前的局势多么危险和紧迫。我们必须站起来拯救剩下的清真寺，拯救我们的文化、维吾尔传统和宗教领袖。

## 叶城加麦大清真寺 (Kargilik Grand Mosque)

### 历史：

根据中国维吾尔语伊斯兰协会网站的数据<sup>26</sup>，位于莎车与和田之间的叶城加麦大清真寺 (Kargilik Grand Mosque) 建于 466 年前的叶尔羌汗国 (Yarkand Khanate) 时期，面积 4,762 平方米，该寺院及寺前广场可容纳一万名礼拜者；历史上该寺前曾有一个集市，集商业和宗教活动为一体。这座清真寺也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叶城的地标性建筑。

在阿卜杜拉希德·汗 (Abdurashid Khan) 统治期间，他很重视教育和文学、发展灌溉系统、道路和交通并且强化军事和政府的管理。他有一位谋士，名叫穆罕默德·谢里夫·霍加 (Muhammad Sherif Hoja)，是曾在撒马尔汗国 (Samarkand) 受教育的著名思想家。由于叶城 (Kargilik) 是和田与莎车之间道路的一个重要驿站，穆罕默德·谢里夫·霍加决定在叶城建造一座清真寺，并于 1543 年得到苏丹的批准。根据当地历史记载，在建造过程中，朝拜方向的墙（麦加方向之墙）倒塌了 3 次；在开挖地基时，发现了一罐黄金和人的遗骸。这些东西属于伊朗霍尔木兹 (Hormuz) 的一位伊斯兰神学家，他曾被允许安葬在清真寺大院中；苏丹颁布命令，将黄金用于该清真寺的建造。

该寺于 1883 年得以扩建，在当时最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之一穆塔拉·阿里·默汉纳姆 (Mutulla Ali Mahunum) 的建议下，朝北增设了伊斯兰学校。1936 年，在一位回族穆斯林哈吉·申江 (Haji Shenjang) 的领导下，门楼进行了扩建，增加了 18 米高的宣礼塔，并在祷告大厅装上了玻璃窗和门廊。1986 年，来自该社区的

捐款让该建筑物得以再次翻新和扩建：增加了电力和水管设施，使用维吾尔风格的彩砖重建了门楼，五米高的拱门上用金色雕刻了阿拉伯语和维吾尔语的古兰经文。



叶城加麦大清真寺 (Kargilik Grand Mosque) 的门楼。来源: Mapio.net

采访：

受访者为伊斯兰文化研究者 *Alijan Hasan*，他于 2016 年离开该地区，目前居住在  
中东。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叶城加麦大清真寺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是维吾尔人最著名的宗教领袖阿  
布利基姆·马赫苏姆·哈吉姆 (Ablikim Mahsum Hajim) 在 1980 年代宣教的场所。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幸存。但是它在今天的打压运动  
中却未能幸免于难。

该清真寺的主持阿卜拉特·卡里姆·哈吉姆 (Ablat Qarim Hajim) 于 2017 年被拘押；他在被拘押期间去世，后来其遗体被运回他家。这座清真寺于 2018 年被拆除。阿卜拉特·卡里姆·哈吉姆 (Ablat Qarim Hajim) 和阿布利基姆·马苏姆·哈吉姆 (Ablikim Mahsum Hajim) 是在叶城加麦大清真寺服务时间最长的宗教领袖；主持卡里姆·哈吉姆 (Qari Hajim) 是政府的红人，是由政府办喀什噶尔噶尔伊斯兰学校毕业的，持有政府颁发文凭；但因其“红色宣传”，一些维吾尔穆斯林并不怎么喜欢他。



叶城加麦大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拍摄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右：拍摄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这座清真寺的拆除，以及曾受中共信任和表彰伊玛目的悲惨结局，都表明整个维吾尔地区的恐怖现实。叶城加麦大清真寺不仅是该地区最著名的宗教中心之一，而且还是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历史建筑典范。它也曾被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一段历史被摧毁。

以前，每当我从喀什噶尔(Kashgar)到和田(Hotan)或从巴楚(Barchuq)到于田县(Guma)旅行时，我都会在这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停下来祷告。该寺前的繁华集

市往往吸引人们停留更长时间。在清真寺大门、柱子和天花板上用彩色油漆所作的传统手工雕刻、清真寺院子里的梧桐树和鸟儿的歌声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场景。叶城加麦大清真寺让我想起了在家乡时所有美好的经历。当我在 Google Earth 上看到它已消失时，感觉就像是它在我眼前被摧毁了。这让我很难过，因为中国政府摧毁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 阿克苏雷斯特清真寺 (Aksu Reste Mosque) 和当地其它清真寺

### *历史:*

维吾尔语杂志《中国穆斯林》在 2011 年表示，“阿克苏雷斯特清真寺的规模、设计、美丽、庄严和质量使其成为阿克苏市内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sup>27</sup>。”这座清真寺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经历了搬迁和重建。其原址现已被该地区教育部门所占。

这座清真寺的历史与这座城市的兴起息息相关，这座城市最初是喀什噶尔与和田之间前往其他城市的一个驿站。从 1747 年开始，农牧民开始在此定居，一位名为扎克尔阿訇 (Zakir Ahunn) 的当地人提议建造一座清真寺；该寺在 1781 年之前，在当地长老穆罕默德·萨比特·哈吉姆 (Muhammad Sabit Hajim) 和乌贝杜拉·卡里 (Ubeydullah Qari) 等带领下得以扩建；城市也跟着不断发展壮大，公元 1888 年毛拉·纳赛尔·达默拉姆 (Molla Nasir Damollam) 在“老城”开设了伊斯兰学校，该校毕业生在该清真寺工作。到 1895 年，该寺已发展成为一栋 1300 平方米的，包括附属教学中心、宿舍、教室、洗漱间和伊斯兰学校的建筑群。



阿克苏雷斯特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2016年4月16日。右图：拍摄于2018年5月16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1945年，中国国民党军队侵入该地区，破坏了该清真寺和周围社区，但1947年当地精英捐款对其进行了修缮。该清真寺于1964年被搬迁，并于1978年再次搬迁至雷斯特（Reste）社区，当地居民仅被允许34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但是会众人数一直在增加，同时还修建了客房、淋浴和其它设施。由于该寺再一次成为建设项目阻碍，被迫于2002年再次搬迁。在伊玛目哈迪·罗申·卡里·哈吉姆（Hatipi Roshen Qari Hajim）和地方当局的领导下，2003年在西域将军社区（West General's Neighbourhood）重建了一座具现代的3,000平方米的清真寺，该寺以两层楼房和六个尖塔独具风格。



2013 年在微博上发布的阿克苏雷斯特清真寺 (Aksu Reste Mosque)

采访：

受访者为 *Ubulkasim Amar*，他于 2015 年离开阿克苏，现居住在荷兰。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以下是我对阿克苏两座被拆清真寺的了解。第一座是阿克苏伊盖奇清真寺 (Aksu Egarchi Mosque)，它毗邻阿克苏伊斯兰学院 (Aksu Islamic Institute)。阿布里克木·卡里 (Ablikim Kari) 是该寺的宣教士，麦麦提·卡里 (Mamat Kari) 是该寺的伊玛目。我仍然记得我和父亲曾去那个清真寺吃开斋饭 (Iftar dinner)。当我得知它也被拆时，感到非常难过。



黄色部分为阿克苏阿加奇清真寺 (Aksu Egarchi Mosque) (百度街景)。



阿克苏阿加奇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2017年9月8日。右图：拍摄于2018年9月8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第二座清真寺是阿克苏雷斯特清真寺。雷斯特清真寺位于雷斯特街和红桥路交界处。该清真寺是阿克苏地区最大的清真寺。罗斯塔姆·卡里·哈吉姆 (Rostam Kari Hajim) 是该寺的传教士，该寺的伊玛目是亚辛·达莫拉 (Yasin Damolla)。我以前经常去这座清真寺祷告，因为这座清真寺位于市中心。当局在

拘留了该寺的伊玛目和宣教士后将该寺拆除。大规模拆除清真寺的行动表明，政府企图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我非常震惊和担心！

我也想谈谈我父亲曾任伊玛目的拜图拉清真寺 (Baytullah Mosque)。拜图拉清真寺位于阿克苏市多兰(Dolan)社区的 Yengi Bagh（新花园）村。这座清真寺是 2000 年在旧的清真寺被拆除后，得到政府批准在选定的地点上重建的。我一直记得我那时候还是小孩，当时 49 岁的父亲阿玛尔·麦麦提(Amar Mamat) 每天都参加建造清真寺的辛苦劳动，我父亲利用业余时间亲参加了该寺大多数墙的建设；再后来，为维护清真寺，他与邻居一起，在我们社区一家一家地去筹集资金。这座清真寺的总花费超过 200 万元人民币。我们社区的很多人都曾自愿来帮忙建造。该清真寺成为 Yengi Bagh（新花园）村最大的清真寺，也是主要的清真寺。



阿克苏拜图拉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显示该寺的圆顶和塔楼已被拆除。左图：拍摄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右图：拍摄于 2017 年 9 月 8 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2016 年之后，地方当局拆除了各村庄中所有小的清真寺，但将拜图拉清真寺作为阿克苏市要保留的五座主要清真寺之一，这是新疆政府下发的命令以响应中央政府发起的“清真寺整治”运动。我父亲在当局拆除阿克苏的清真寺之前就被拘留。

我到现在都没有父亲的任何信息，连他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当我还在家乡时，父亲曾告诉我全村的人口约为五万八千人。由于我们村的维吾尔穆斯林人口众多，政府担心如果将拜图拉清真寺拆除或改建，可能会引发暴动，因此政府在 2017 年初拆除这些清真寺之前，他们就拘留了所有有宗教信仰的维吾尔人和宗教领袖，包括我父亲。自那之后，他们拆除了数百座清真寺，并将其中一些清真寺改造成社区活动场所，以传播中国政府的宣传论调。政府已完全禁止人们信奉宗教。

由于破坏维吾尔文化遗产和打压宗教信仰之罪行，造成的巨大损失令我极其难过。我担心在这种野蛮破坏下，我们维吾尔文化会被彻底消灭。思考未来，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担心没有了维吾尔人的身份和信仰，我们维吾尔后代不知会变成什么样。

和田艾提卡清真寺(Hotan Id Kah Mosque)和当地其它的清真寺

### 采访 1

受访者为伊斯兰文化研究者 *Alijan Hasan*，他于 2016 年离开新疆，目前居住在中东。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和田艾提卡清真寺(Hotan Id Kah Mosque)位于两条繁忙街道的交汇处，以前，清真寺前总有很多人。许多本地人和外地人来和田购物时都会在这座清真寺里祷告。近几年来，清真寺内和清真寺周围都安装了许多监视摄像头。集体祷告也已被禁止，许多人被拘捕。



和田艾提卡清真寺(Hotan Id Kah Mosque)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2014年10月13日。右图：拍摄于2017年11月15日。来源：Uyghurism.com

我了解到该清真寺以及其他数十座人气很旺的清真寺都已于2017年被拆除。和田艾提卡清真寺前广场如和田的“时代广场”(the Times Square of Hotan)；它的被摧毁意味着人们的幸福感和生活方式都被摧毁了。现在那个角落空了，人也没有了。



和田艾提卡清真寺(Id Kah Mosque)的前面

## 采访 2

受访者为 Marguba Yusup, 护理专业学生, 今年 22 岁, 自 2016 年以来一直在海外, 现居住在土耳其。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我是 2016 年出国的。2014 年, 我们家乡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前并非没有迫害, 但之前的迫害相对好一点。自 2014 年以来, 政府就开始了以各种名目的抓捕; 最初, 富商和宗教学者被抓捕, 因人数不多, 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另一个原因是人们不知道他们被抓捕的具体原因; 在我们家乡, 警察经常无端逮捕维吾尔人, 不需要正式拘捕令, 也不经司法程序。

从那之后, 迫害的强度不断增加。譬如我们如果想去附近的城镇, 需要向警察报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听到诸如“某个认识的人在狱中死于酷刑”, 或者“一个被拘留的妇女被释放后发现已怀孕”等等。整个城市的气氛很怪异。在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携带武器的警察监视当地居民。所有清真寺的入口处都有武警。任何人想进入清真寺, 都需要出示身份证进行登记。在此之前, 星期五的聚礼是在当地伊玛目的主持下进行的。镇压开始后, 所有清真寺都安装了电视, 政府播放“集中式”讲道视频; 这座清真寺以前 24 小时开放, 现在则在星期五祷告后就关闭。

一直到 2013 年以前, 政府都是允许人们为清真寺的建设集资的。例如, 和田艾提卡清真寺就是由当地维吾尔人自愿捐款建造的。许多村庄也都因此修建了新的清真寺。但是, 从 2014 年起, 政府开始对上述活动进行严格的调查。参与清真寺建设的家庭和个人均受到了严惩。

阿布利兹·哈吉(Abliz Haji)曾是 Nurluq 清真寺建设资金的管理人, 他于 2015 年被捕, 在酷刑的逼迫下他被迫供出清真寺捐款人的姓名。然而, 他随后还

是被以“拒绝与警察合作”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我试图去理解为什么政府一开始会允许这些活动，后来又进行如此严厉的清除。我认为这应该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从而警察可以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把人逮捕。在和田，以前大约有 200 座清真寺，现在政府仅保留了几座寺，为的是避免引起外国游客及旅行团的怀疑；目的当然是为了欺骗，制造新疆“宗教自由”的假象。

我认为政府打算将所有去过清真寺祷告或关心维吾尔文化的人都送进集中营。目的是要让这些人消失，而对于那些未被关进集中营的维吾尔人来说，政治灌输和洗脑是常态。政府打算铲除我们的文化、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他们想让所有与汉人不一样的人永远消失。

在像斯大林领导的极权主义政权中，建筑风格永远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宣传工具，纯粹是政权的产物。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政府绝不会留下任何维吾尔文化遗产的痕迹。他们不仅破坏了维吾尔的建筑，并且破坏了维吾尔人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中国政府也正在破坏当地的文化符号，包括清真寺、带有民族装饰的餐馆、甚至是公示语上的维吾尔文。

以下为和田地区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来源：Uyghurism.com



和田拜图拉清真寺。左图：拍摄于2016年3月19日。右图：拍摄于2017年10月27日。



和田At Baziri (马市) 清真寺。左图：拍摄于2016年3月19日。右图：拍摄于2017年10月27日。



和田Garbei Chong Kowruk (西部大新娘) 清真寺。左图：拍摄于2016年3月19日。右图：拍摄于2017年10月2日。



和田Nurbulak 清真寺。左图：拍摄于2014年10月13日。右图：拍摄于2018年4月14日。

## 乌苏大清真寺(Shixo Grand Mosque)

采访:

受访者为 *Abide Abbas*, 27 岁, 她自 2015 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土耳其。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乌苏大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右图：拍摄于 2018 年 6 月 5 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两个月前，我在上网时碰巧看到了一张图片，显示的是我家乡 Shixo（乌苏市）大清真寺附近。这座清真寺本来是在乌苏市的回民穆斯林社区，但从图片中我发现它已完全被拆除，该清真寺一度清晰可见的宣礼塔也不见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我一遍一遍地打开该图片。清真寺旁边的两家商店还是跟原来一样清晰可见，可清真寺却不见了。

看到这样的图片我感到非常难过、痛苦和悲伤，就像失去母亲时的感觉一样。我应该接受还是拒绝眼前的现实？我不知道怎么办。看着这张图片，我哭了，有着

一百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就这样消失了，好像它从未存在过，现在它已被彻底拆除。我对自己说的是“诅咒中共”。

直到该清真寺被毁，我才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我决定立即上 Google 搜索该清真寺。最终，我找到了该清真寺被毁前后的图像。通过对比，发现图像的差异很大。我无法控制住自己，以至于手机都滑落了。

我知道我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得知这个情况后，我觉得我需要确切地知道该清真寺是何时被拆除的。我进行了尽可能多的挖掘，发现这座清真寺于 2017 年被拆除。当时，我正在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 (al-Azhar University) 读书，中国警察逮捕了我父亲。我其他的家人和亲戚从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微信”中把我删除了，以免因与我有联系而被捕。

乌苏大清真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以前，我在家中就能够听到唤礼声 (Athan)。从我家到大清真寺的距离约为 500 米。无论是去上学还是做其他什么，我每天都会经过大清真寺很多次。大清真寺附近是一个小集市，那里有餐馆、面包店、杂货店、冰淇淋店、报摊和香料店。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在那儿买到。大清真寺的祷告声一开始，每个人都会迅速一起前往。人们在清真寺前交谈，即使现在，我依然能够想象那时的气氛。



*Shixo (乌苏) 大清真寺。来源: Mapio.net*

在古尔邦节、斋月节和开斋节庆祝活动期间，那格拉（naghra drum）鼓声会为清真寺前的所有人带来幸福和欢乐。大约在 2008 年左右，我听到父亲说这座清真寺将会被翻新。他说：“在今天星期五的宣教中，呼吁大家为清真寺的翻新募集资金，并已在清真寺内设立了一个捐款箱。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捐款”。2012 年我离开家乡时，清真寺的二层终于建成。该区的面貌焕然一新。我非常希望父亲能够看到翻新后的清真寺，但是那时他已因“分裂主义”而入狱。不久之后，我出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座清真寺。我看到了历史悠久的家乡乌苏的严峻现实：乌苏的清真寺被毁，民众被驱逐、亵渎和侮辱；还有比这更糟的吗？

## 阿图什阿诗塔奇大清真寺(Artush Eshtachi Mosque)和其它阿图什清真寺

采访:

受访者为 *Abduwaris Ablimit*, 35 岁, 他于 2005 年离开阿图什, 现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阿图什阿诗塔奇大清真寺(Artush Eshtachi Mosque)的卫星图像对比。左图: 拍摄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 右图: 拍摄于 2018 年 9 月 8 日。来源: *Uyghurism.com*

自 2017 年 7 月以来, 我父亲阿布拉米特·阿玛特(Ablimit Amat), 我母亲 Buhalqam Yusuf 和我弟弟 Zahirshah Ablimit 被拘押在我家乡新疆阿图什的集中营。我认为, 他们被拘留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并经常祷告。因为这个原因, 中国政府已经将许多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中。

最近, 我得知了另一个坏消息, 是关于我们社区内的巴斯塔格姆清真寺 (Bastaggam Mosque) 被拆除的消息, 这是一个人们常去朝拜的大型且引人注目的宗教场所。巴斯塔格姆清真寺是我和父亲在开斋节和星期五经常一起去祷告的清真寺。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搜索了 Google Earth, 发现该清真

寺确实已经从其原来的位置上消失了！然后，我又搜索了我家附近邻近村庄中的其它清真寺，不幸的是，我发现在基吉斯村(Kichigiz)、埃什塔希村(Eshtahi)和布汉村(Bvghan)的一些大型清真寺也都消失了。在一些已拆除的清真寺遗址上已经建起了新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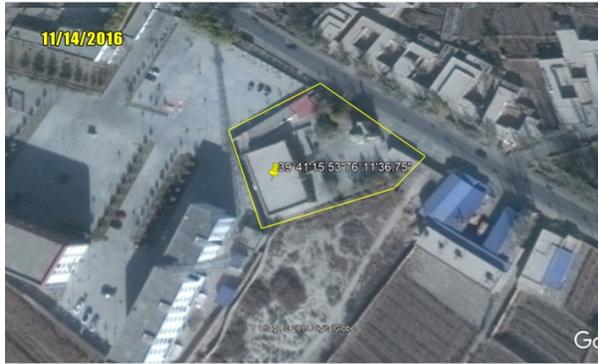
阿图什阿诗塔奇大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2016年11月14日。右图：拍摄于2019年。来源：Uyghurism.com

我有一些来自阿图什，现住在与阿图什东部接壤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他们告诉我，阿图什的几百座清真寺都已被拆除，只剩下三分之二的清真寺。我还听说，原来由政府安排在这些清真寺服务多年的伊玛目也全部被拘留。



阿图什阿诗塔奇大清真寺。Marie Bourquin 摄影。

这些人包括已被拆除的阿图什阿诗塔奇大清真寺的伊玛目 Akbar Hakim Kari、伊斯兰学校 Tijan Medressah 的伊玛目 Bugda Yusufjan Kari，以及 Yusufjan Damollam（他曾是新疆伊斯兰学院的毕业生和已被拆除的位于上阿图什的阿诗塔奇大清真寺的伊玛目）。这些事实表明，在阿图什，大部分清真寺都被拆除了，任何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的人都被拘留了。这确证了一位刚从阿图什逃到海外朋友的话：“伊斯兰教在阿图什完全被禁了；如果你祷告，就会被捕入狱。”



阿

图什基吉斯大清真寺(Kichigiz Grand Mosque)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2016年11月14日。右图：拍摄于2019年。来源：Uyghurism.com

### 马伊塔歌/独山子大清真寺 (Maytag Grand Mosque)

采访：

受访者为 Qasimjan Qadir, 克拉玛依(Karamay)市独山子(Maytag)油田的前技术员, 现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经营一家网吧。采访时间为2019年5月。



独山子大清真寺 (Maytag Grand Mosque) 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2017年10月20日。右图：拍摄于2018年6月5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独山子大清真寺 (Maytag Grand Mosque) 于 15 年前建成，规模很大。它分为两层，包括送葬前的尸体准备室、尸体防腐室和送葬室。清真寺的大门和主体建筑是从喀什噶尔聘请的大师级工匠建造的。清真寺的内部和外部都是用砖和产自喀什噶尔的一些原材料手工建成的。您很容易就能看到这座出色建筑的精良做工。它曾是一个旅游景点，而且是克拉玛依独山子(Maytag)区维吾尔穆斯林建筑风格的代表。

这座清真寺位于独山子区维吾尔社区的一条繁华重要街道上。该清真寺前面有一个市场，很多人都会去那儿购物和休闲。这不仅是维吾尔人喜欢去的地方，也是所有独山子居民（包括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喜欢去的地方。



*百度街景中的独山子大清真寺 (Maytag Grand Mosque) 的正面和侧面*

当地政府指派了年轻人阿里姆(Alim) (其姓氏未知)来独山子大清真寺担任伊玛目，他曾在政府办的伊斯兰学院受训。阿里姆还曾与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见过面。阿里姆人非常好，他与我们维吾尔社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座清真寺是独山子所有维吾尔社区成员出资建造的，不是政府资助的。我们之前只有一个小清真寺，没有足够的祷告空间供我们社区使用，因此我们集资建造了这座清真寺。

我和家人于 2014 年离开独山子移居土耳其。此后，我一直无法回到独山子。2018 年，我听说新清真寺和旧清真寺都被拆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为什么要拆毁我们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建造的全新清真寺？他们拆除了我们在独山子唯一的清真寺。他们竟然做出了如此邪恶的事情！现在我们的人民要去哪里为星期五和开斋节祷告？去哪里举行葬礼？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情况。我曾为拥有新的清真寺感到很自豪，因为它是我在家乡见过的最美清真寺。

### 多布尔金清真寺 (Dorbuljin Mosque)

采访：

*受访者为艾诺·伊米特 (Aynur Yimit)，他于 2015 年离开新疆，目前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在 86 岁父亲伊米特·阿卜杜克拉姆 (Yimit Abdukeram) 的带领下，多尔布津清真寺 (Dorbuljin Mosque) 于 2011 年 9 月重建。这座清真寺是得到政府的全权批准而建造的，总投资为七百万元人民币。我父亲捐赠了三百万元，其余的则是通过我们村的维吾尔社区捐助。我父亲毕生的目标就是为他的人民建造一座又大又美的清真寺。

政府对该清真寺的重建要求是：（1）不要扩建到超过原清真寺占用的面积。小于原来的尺寸可以，但不能大于原始尺寸，甚至超过 1 厘米都不行。（2）清真寺的外观不能比政府大楼、法院和司法部门大楼更引人注目。外墙不能用花岗岩。（3）清真寺的宣礼塔的高度必须低于 13 米（42 英尺）。由于这项规定，以及市县之间的规定不同，他们不得不两次缩减清真寺宣礼塔的尺寸。

最终，这座清真寺建成了，包括了一个 760 平方米的礼拜堂和一个 560 平方米的地下室殡仪馆。因为当局不允许我们使用花岗岩做外墙，所以我们花了更多钱购买特殊的手工砖；与乌鲁木齐市大集市外墙所使用的砖相同。这座清真寺的内部装修于 2016 年完成。同年，该清真寺的伊玛目 Pahirdin Damollam 和我们从叶城聘请的两名年轻的手工雕刻工人都被拘留。



多布尔金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右图：拍摄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我父亲今年 86 岁，拥有一家家族企业。2017 年 7 月，当局当着我父亲的面拆毁了这座清真寺，并强行剃了我父亲的胡须。他们还拘留了我 52 岁的哥哥歌尼·哈密提（Ghini Hamit）和 31 岁的弟弟夏木希订·哈密提（Shamshidin Hamit）；他们都被关进了集中营。我父亲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所以他们没有拘留我父亲。我不确定我的弟兄是否仍在集中营还是被关进了监狱，我只知道他们被拘留了。我哥哥身体很不好。我和我所有在家乡的亲戚都完全失去了联系。我不知道目前有多少家人和亲戚被拘留。



2016 年多布尔金清真寺的百度街景



86 岁的伊米特·阿卜杜克拉姆 (Yimit Abdukeram) 是已被拆除的多布尔金清真寺建设的发起人。左图是 2015 年拍摄的，右图是 2017 年拍摄的。

2017年，在清真寺被拆之后，在我与父亲完全失去联系之前，我看到了父亲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父亲看起来好像已经失去了灵魂。这张照片让我哭了好几天。我父亲还为他的社区建造了一片墓地，但我不知道这片墓地是否还在或者也已被拆除。

我父亲只是想尽力为自己的人民和社区服务。他以前一直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来没有买过汽车，因为他曾告诉我们他想为清真寺买一辆葬礼车。他是我们村所有人的父亲，他常常捐款给低收入的邻居和孤儿。他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

## 被拆除的墓地和麻扎

对维吾尔公墓的大规模拆除是“铲除维吾尔圣地”运动的一部分。法新社和 Earthrise Alliance 进行的一项调查确定，自 2014 年以来至少有 45 处公墓被毁，其中 30 处是 2017 年以来被破坏的<sup>28</sup>。一些公墓已被改造公园或停车场，还有一些仍然滞空；法新社记者在一些地方还看到了人的遗骸。伦敦大学维吾尔文化研究专家雷切尔·哈里斯 (Rachel Harris) 表示：“从破坏清真寺、麻扎到破坏家庭坟墓，所有这些都破坏人与历史的联系以及人们与他们所居住土地之间的联系。”

### 苏丹尼姆公墓 (Sultanim Cemetery)

采访：

受访者为维吾尔族学者阿卜杜勒·海米德·阿卜杜拉 Abdul Hemid Abdullah (Kari Hajim)，他于 2014 年离开和田，现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和田市苏丹尼姆公墓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右图：拍摄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来源：Uyghurism.com

苏丹尼姆公墓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公元 960 年左右，喀喇汗王国 (Kara-Khanid Khanate) (999 – 1211 年) 的国王苏丹·萨图克·布格拉汗 (Sultan Satuq Bughra Khan) 征服了和田(当时为佛教王国乌敦)，并把伊斯兰教传到了和田。在征服期间，包括王子苏丹·吉利希·汗 (Prince Sultan Kilich Khan) 在内的四名喀喇汗王国指挥官被杀，穆斯林将他们埋葬在这里。从那时起，该墓地就被称为苏丹麻扎 (Sultanim Maziri) (意为：我的苏丹圣祠)，并成为维吾尔穆斯林最重要的墓地之一，维吾尔穆斯林在这里朝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该公墓的中心，四名王室指挥官的坟墓一直都在那里，直到中国政府在 2019 年完全摧毁整个公墓为止。和田历史上许多宗教领袖、学者和重要人物都被安葬在这座公墓里。

我祖父和父亲也被安葬在这公墓。大约 30 年前，那片公墓已经没有任何的墓地了，所以不再接收新的安葬。数百年来，人们通过将骨头堆放在一边、并挖掘旧坟墓下方的多层坟墓空间，将每个坟墓重复使用。在这座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公墓下，埋葬了几百万维吾尔人。

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张关于苏丹尼姆公墓搬迁通知的照片，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他们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搬走一座历史悠久的公墓？里面有那么多坟墓。该通知只给了三天时间，即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0 日；并宣布任何想从墓地迁走坟墓的人都必须在该时间范围内进行登记。如果坟墓所有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到场登记，那么这些坟墓将当作无人认领而被移走。当时我不知道我有哪个亲戚可以去登记，以迁移我父亲和祖父的坟墓。因为我许多亲戚都被关押在集中营，这也是其他墓地所有者面对的普遍情况。我与和田的亲戚完全失去了联系，而且我是在通知发布大约三个月后才看到的。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关于苏丹尼姆公墓搬迁的通知

我们怎么能够识别在此公墓中已安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人物信息呢？可是没人能够反对中国政府在和田和新疆其它地方正在做的事情。挖掘坟墓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挖一个坟墓可能需要两个人几天的时间，并且要花费大约 5,000-10,000 元人民币（800-1,600 美元），特别是挖和田的坟墓和苏丹尼姆公墓。那个地区的地表土很软，所以要挖到较硬的土层，至少要挖 5-6 米甚至更深以后才能挖到我前面提到的分层坟墓。我想大多数坟墓最终都是无人认领的坟墓。中国政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 年）曾在和田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们曾摧毁了两个历史悠久的公墓和部分的苏丹尼姆公墓；但是由于担心激怒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当时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摧毁。公墓是和田地区数百万人每年都会去朝拜的最重要圣地。

## 塔维兹姆公墓 (Tarwizim Cemetery)

采访：

受访者为 *Marguba Yusup*，护理专业学生，今年 22 岁，自 2016 年以来一直在国外，现居住在土耳其。采访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我祖父的坟墓在塔维兹姆公墓(Tarwizim Cemetery)。他被安葬在 Rozi Sayit (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维吾尔诗人) 旁边。我们与和田所有的亲戚都失去了联系。直到 2019 年 6 月接到通知时，我们才知道墓地已被毁。我们家离苏丹尼姆公墓非常近。该公墓是维吾尔人非常重要的宗教场所。我听说和田市清真寺许多著名的伊玛目都安葬在苏丹尼姆公墓。以前每个星期四，很多人都会来到苏丹尼姆公墓朝拜，公墓周围的街道人满为患。塔维兹姆公墓和苏丹尼姆公墓所处的位置根本不需要搬迁，因为它们都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我们也不知道谁能帮忙迁移我祖父的坟墓。和田的维吾尔社区居民一直都是互相关心的，本来应该是愿意帮忙搬迁陌生人坟墓的，特别是现在，由于如此之多的人已被关在集中营中，在外面的人担心他们会被政府怀疑有宗教信仰而成为打击目标，所以不敢帮忙。我们担心祖父的坟墓最终会变成无人认领的坟墓，而政府会把他的遗骸当作垃圾一样处理。政府甚至在我们活着的时候都不关心我们以及我们的文化，因此我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在乎坟墓中已经死去的维吾尔人。



和田市塔维兹姆公墓的卫星图像对比。左图：拍摄于2019年1月8日。右图：拍摄于2019年2月9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 伊玛目阿西姆麻扎 (Imam Asim Shrine) 和贾法里·萨迪克麻扎 (Jafari Sadiq Shrine)

麻扎或圣祠(mazar or shrine)是维吾尔家园中最重要的宗教场所之一，通常都是当地德高望重或历史人物的坟墓。一些麻扎位于市区，周围往往有一个公墓，而另一些麻扎则在偏远沙漠。根据维吾尔人传统，麻扎是该地区朝圣者的目的地，在一些重要纪念活动时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去朝拜。现已被拘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麻扎研究学者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曾描述了麻扎在维吾尔传统宗教实践中的重要性：

“一般说，麻扎(或圣祠)朝拜包括很多：阅读古兰经、祷告、献祭以及其他仪式，以表达对麻扎之神圣的敬意。麻扎朝拜在维吾尔人中很普遍，已成为他们宗教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麻扎朝拜者会在麻扎说出他们内心的悲伤和痛苦，并使用不同的形式表达他们的需求和愿望……人们将麻扎视为一个可以保护他们免受灾难的地方，

他们可以在这里说出最内心的情感、寻求治愈疾病的方法、拯救自己的灵魂，也是一个他们可以寻求喜乐的地方<sup>29</sup>。”

当局害怕和担心大量维吾尔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想阻止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这导致当局禁止了这些纪念活动，并不再开放麻扎。维吾尔人权项目在《压榨文化资源》(*Extracting Cultural Resources*)的报告中描述了麻扎纪念活动作为维吾尔音乐和舞蹈表演平台的重要意义，以及整个地区的麻扎被系统性关闭意味着什么<sup>30</sup>。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摧毁了两个主要麻扎，即伊玛目阿西姆麻扎 (Imam Asim Shrine) 和贾法里·萨迪克麻扎 (Jafari Sadiq Shrine)。

伊玛目阿西姆麻扎是一位领袖的坟墓，这位领袖在 11 世纪与和田佛教王国的战斗中牺牲。根据热依拉·达吾提的说法，在那里举行的纪念活动代表了政府对麻扎纪念活动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当地政府“意识到了其旅游业的潜力”，并修建了通往麻扎的道路；每年多达两万人的朝拜曾给该镇带来了收入<sup>31</sup>。



和田伊玛目阿西姆麻扎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右图：拍摄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来源：Uyghurism.com

伊玛目阿西姆麻扎和贾法里·萨迪克麻扎的纪念活动是最后被禁止的纪念活动之一。根据学者瑞安·图姆（Rian Thum）的说法，每年5月份和6月份在伊玛目阿西姆麻扎举行的纪念活动到2010年都是被允许的，但是当他在2013年打算参观伊玛目阿西姆麻扎时，警察却禁止人们参观<sup>32</sup>。往年在贾法里·萨迪克麻扎举行的纪念活动都受到严格控制，朝圣者必须在警察局登记并支付高额入场费。尽管瑞安·图姆不确定当时该麻扎的状态，但很可能该麻扎是被关闭的麻扎之一。

伊玛目阿西姆麻扎所在的清真寺和其它建筑物在2018年3月9日至17日的卫星图像中消失了，仅剩该墓成了唯一建筑物。在贾法里·萨迪克麻扎，该陵墓及其周围的建筑物也在2018年3月被夷为平地。在谈到这些麻扎被毁时，瑞安·图姆告诉《卫报》：“中国政府通过破坏和亵渎维吾尔祖先的坟墓（神圣的麻扎）——维吾尔历史的地标，非常明确地告诉维吾尔人：政府要铲除他们的文化并切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sup>33</sup>。”



贾法里·萨迪克麻扎 (Jafari Sadiq Shrine) 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2013年12月9日。右图：拍摄于2018年3月15日。来源：Uyghurism.com

## 已被拆除的拱顶和宣礼塔

中国政府不仅已经在拆除清真寺，而且也在拆除许多现存清真寺的伊斯兰建筑风格。维吾尔人权项目过去发布的报告，早已反映政府近期针对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中“异域”风格进行的清除，这也是“宗教中国化”运动的一部分<sup>34</sup>。据报道，维吾尔人被迫从其私人住宅中清除任何传统的伊斯兰建筑元素，例如米哈拉布（mihrabs）装饰，政府发布了有关正确美学的指令，并进行了检查以确保维吾尔人的住房符合政府要求。和田的一位村党委书记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该市“所有被认为是典型民族特色的建筑物都已被拆除<sup>3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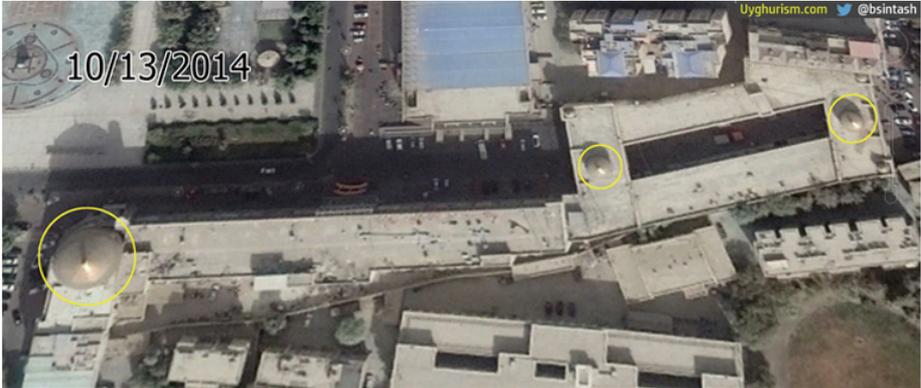
下图中的建筑物是位于和田市中心和田广场附近的巴哈(Bahar)百货公司。它是由维吾尔房地产商 Eli Hajim Horaz 于 2007 年左右建造的。Eli Hajim Horaz 及其许多家庭成员已被拘押，这是对富有维吾尔人的一种常见迫害模式。巴哈百货公司的圆顶是维吾尔地区最大的圆顶，直径为 20 米，仅比印度泰姬陵的圆顶小 5 米。它在 2017 年被隐藏在一个八角形结构中，并在 2018 年被完全拆除。下面第二张图片显示的是和田共产党官员在数百名党员干部大会上针对“三股邪恶势力”和“两面人”大喊口号，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28 日<sup>36</sup>。



关于巴哈百货公司的前后两张照片显示其圆顶已被移除。 资料来源: Uyghurism.com



2016年6月27日



2014年10月13日



2017年10月24日



2018年2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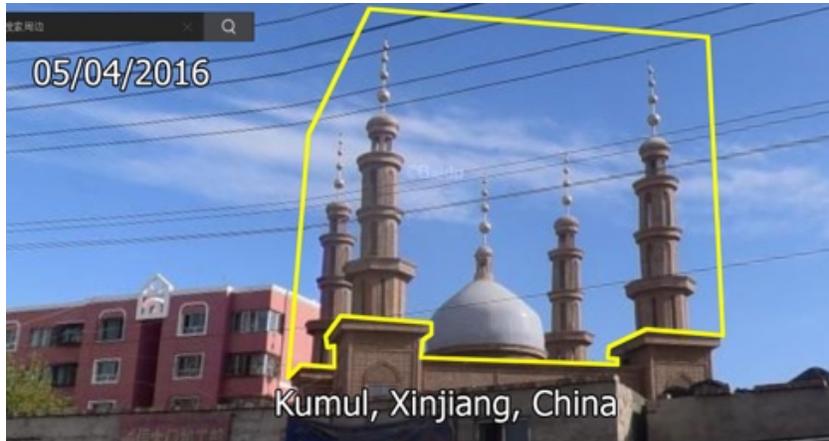
和田大集市大门前后对比的照片。资料来源: Uyghurism.com

以下是同一座清真寺的前后两张照片，之前一张是有拱顶的，之后一张却没有拱顶了，这是一位从中国内地来到新疆的汉族官员通过推特私信发给阿西亚·维吾尔 (Asiya Uyghur) 的。阿西亚·维吾尔目前居住在荷兰，她于 2019 年 5 月 5 日通过 Facebook 分享了这些照片。阿西亚·维吾尔是她的化名，她目前不想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据阿西亚称，这位汉族官员拜托她将这些图片发布在她的社交媒体页面上，但为了安全起见他没有告之其姓名和照片拍摄的年份。据阿西亚说，该汉族官员告诉她，这两张照片拍摄时间只相隔 6 天。很可能是他们最近被派到维吾尔地区南部的某个地方参观时拍摄的。



上面两张关于花园(Gulbag)百货公司的前后卫星图像对比显示，该建筑物的圆顶已于 2017 年被拆除。法新社记者 Pak Yiu 曾于 2019 年 6 月带着工作人员前往和田市进行关于维吾尔地区斋月的采访报道，他告诉拜赫拉姆·森塔什，当地人跟他说，花园集市（Gulbag Bazaar）99 米高的塔也将被拆除。该建筑物是由维吾尔房地产商 Kudirat Hajim 建造的，他已于 2015 年去世。他的死因不明。

以下是位于哈密市 Aya 街道上的两座清真寺上被拆除的建筑元素示例。资料来源：  
*Uyghuris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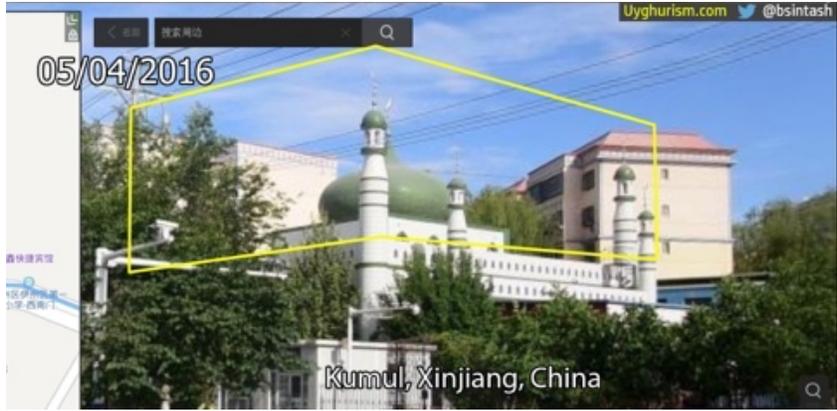
2016年5月4日



2018年11月14日



2019年1月29日



2016年5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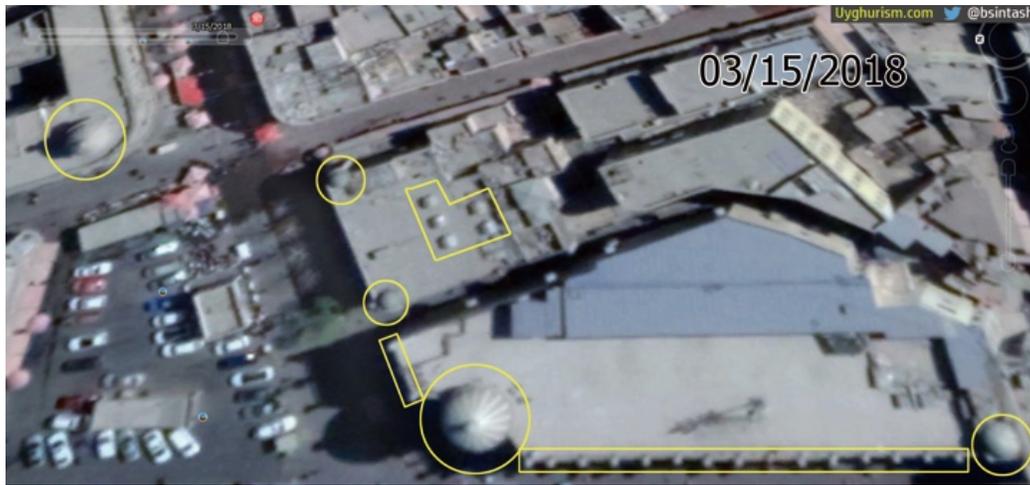


2018年10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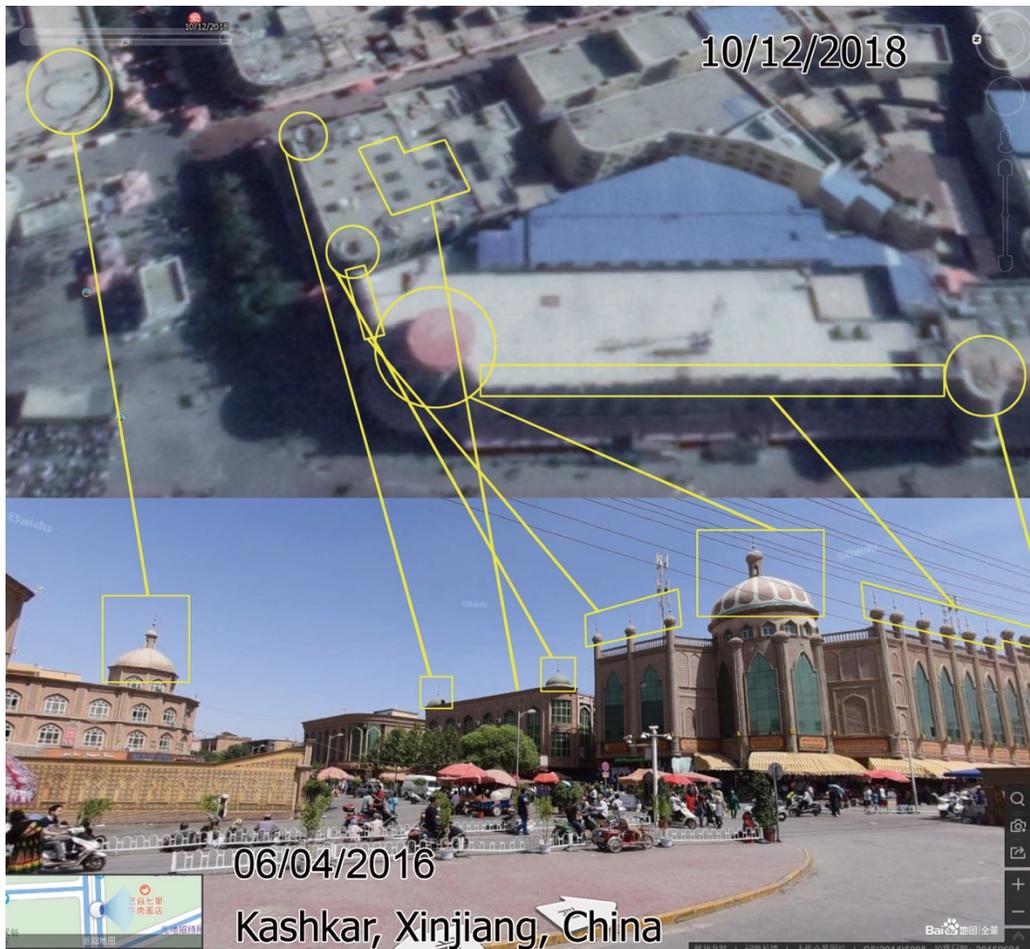


2019年1月19日

下图：喀什噶尔市中心艾提尕尔清真寺(Id Kah Mosque)前广场周围商业建筑的卫星图像对比。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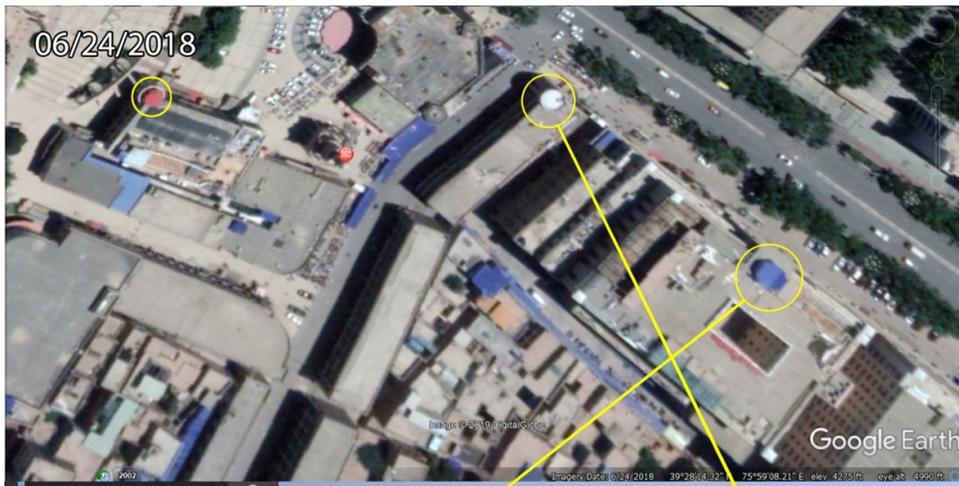
2018年3月15日



上图: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下图: 2016 年 6 月 4 日



2018 年 4 月 24 日



上图: 2018 年 6 月 24 日。下图: 2018 年 4 月 24 日。

## 分析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拜赫拉姆·森塔什先生的采访：

维吾尔人权项目：是否真的如中国政府所宣称的“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有太多的清真寺”呢？

拜赫拉姆·森塔什：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政府一直声称他们在保护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权利。他们宣称维吾尔地区有超过两万四千三百座清真寺来支持其说法<sup>37</sup>，但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

根据官方的报告，1949年中共上台时维吾尔地区有超过一万三千座清真寺。仅喀什噶尔就有126座清真寺，当时该市有四万维吾尔人。在1950年代初期，维吾尔总人口为365万多，哈萨克、回族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其他穆斯林人口大约为75万（该地区的汉人口约为292,000）。这相当于每338名市民有一座清真寺。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中，许多文化遗产和建筑，包括清真寺和宗教场所，都以破“四旧”的名义被拆除。清真寺和麻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目前，关于该地区在“文革”期间到底有多少清真寺和宗教场所被摧毁的研究还非常少。

自1980年以来，一些古老且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得以修复，许多新的清真寺得以建造。这些清真寺中有许多都得到了政府“重点保护单位”的批示和许可。2000年之后，该地区建造了更多新的清真寺，很多旧清真寺也得到了修复，修复资金来自于维吾尔社区和维吾尔慈善家业主，这些业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变得很富有。

根据官方数据，自 1950 年以来，清真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而维吾尔人口增加了两倍。包括 180 万哈萨克穆斯林、100 万回族穆斯林和 20 万吉尔吉斯穆斯林，该地区的穆斯林总人口约为 1,430 万。经过计算，很容易看出，在 1950 年代每 338 名穆斯林有一座清真寺，但在 2015 年，每 588 名穆斯林才有一座清真寺。与此相比，巴基斯坦拥有 130 万座清真寺，人口为 1.97 亿，即每 148 人就有一座清真寺。

维吾尔人权项目：您估计大约有多少座清真寺已被摧毁？

拜赫拉姆·森塔什：维吾尔地区分为 14 个地区、4 个地级市、99 个县、24 个县级市、1,337 个乡镇和 13,446 个村庄。维吾尔地区是中国最大的行政区划，面积超过 16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德国国土面积的 4.47 倍。

维吾尔地区村庄和城镇之间的距离往往都很远，所以穆斯林农民不太方便去镇上或邻村进行日常祷告。因此，在该地区的 24,300 座清真寺和宗教场所中，有许多是村庄中较小的清真寺，用于日常宗教活动、殡葬服务和其他宗教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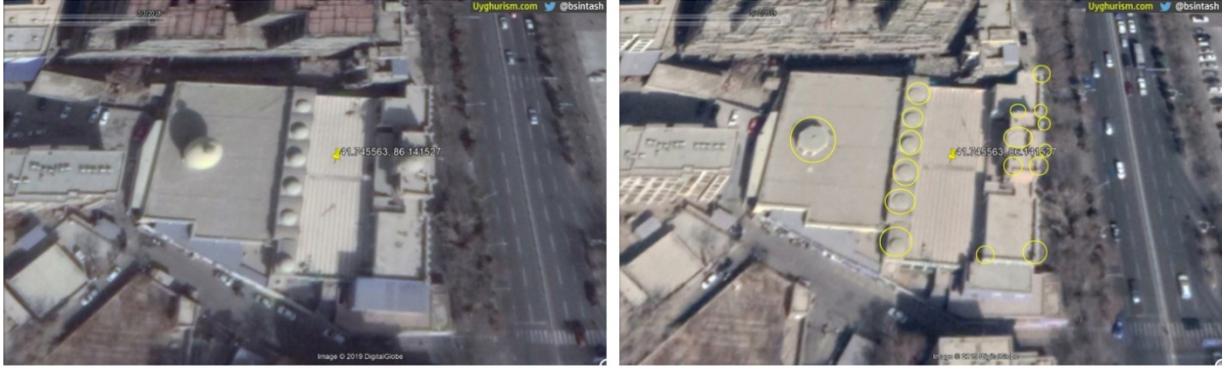
一些媒体报道援引当地居民的估计，在城镇和乡村中 80% 的清真寺都已被拆除<sup>39</sup>。这与我 2017 年之后离开新疆(不同地区的城镇和村庄)来到海外居住的维吾尔人进行的采访中得到的信息相吻合。我相信这些小村庄中的清真寺占被拆清真寺的大部分。例如，在昌吉(Changji)镇，我发现有 3 座清真寺被完全拆除，12 座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被拆除。这个小镇上所有的清真寺都受到了影响。我相信，即使根据保守估计，维吾尔地区 80% 的清真寺都受到了影响，那也意味着该运动已造成多达 10,000 至 15,000 座清真寺被摧毁或破坏，这包括已全部或部分拆除的建筑，

也包括已被清除的伊斯兰建筑风格。基于此以及我对该地区城镇清真寺的调查，我相信 10,000-15,000 是对受影响清真寺数量的合理估计。

那些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中的大清真寺也被拆除。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发现多达 140 座清真寺已全部或部分被拆毁，或者伊斯兰建筑风格被拆除。我从该地区得到的信息以及对 400 多个宗教场所的调查得到的信息是，自 2017 年以来，在整个维吾尔地区的主要城镇中，约有 30-40% 的清真寺被拆除。由于新疆北部和南部维吾尔穆斯林占比不同，所以维吾尔地区南部的清真寺被破坏得更多。

**维吾尔人权项目：为什么中国政府保留了一些大城市中标志性的清真寺，而拆除其它的清真寺？**

拜赫拉姆·森塔什：尽管中国政府在新疆主要城市拆除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清真寺，但在库尔勒、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和伊宁等城市，他们却留下了一些清真寺。例如，我发现虽然有证据表明库尔勒市有三座大清真寺被拆除，但该市最大最古老的清真寺库尔勒贾玛清真寺(Korla Jama Mosque)得以幸存。但是，当局却拆除了这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上所有的圆顶和宣礼塔、代表伊斯兰教的符号以及窗户上方的拱门。根据我对库尔勒贾玛清真寺的研究，该清真寺是库尔勒市“精选的”旅游景点之一。因此，政府保留库尔勒贾玛清真寺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社区和他们祷告的需要，而是作为预先选择的旅游景点，以证明政府在该市“保护”了伊斯兰教，以欺骗国际社会和记者。



库尔勒贾玛清真寺(Korla Jama Mosque)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拍摄于2018年3月3日。右：拍摄于2019年3月12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根据许多中国游客在中文旅游应用程序和网站上发的帖子<sup>40</sup>，库尔勒贾玛清真寺是库尔勒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根据一位游客的帖子，库尔勒贾玛清真寺的名称已被改为“库尔勒团结路清真寺”<sup>41</sup>。在清除清真寺正门上方的伊斯兰文字后，安装了带有新名称的大牌子。另一位游客写道，他们从未见过该清真寺开门，因此无法进去<sup>42</sup>。他们发的照片显示该清真寺入口处安装了高科技安全门和 CCTV 摄像机。



2018年，库尔勒贾玛清真寺上的宣礼塔、拱顶和伊斯兰文字被拆除，并加上了一个中文和维吾尔语的“爱党爱国”标语。

有趣的是，尽管当局在2018年拆除了所有拱顶和宣礼塔上的新月形符号，但在2019年以与传统设计不相称的方式在圆顶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新月形符号。由于这座清真寺宏大的规模、悠久的历史和作为旅游胜地的地位，当局在清真寺上重新安装了这些伊斯兰符号，以欺骗国际代表团或外国记者。但是，这座清真寺却不再像以前那样为库尔勒的穆斯林社区服务。

所有不用于旅游目的的清真寺都已被拆除。 Towanki Darwaza 清真寺和 Ah 清真寺（也是位于库尔勒的两个清真寺）于 2018 年从卫星图像中消失。像这样较小的清真寺可以在不太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下拆除。



库尔勒 Towanki Darwaza 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拍摄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右：拍摄于 2018 年 8 月 8 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库尔勒的 Towanki Darwaza 清真寺。



库尔勒 Ah 清真寺的卫星图像对比分析。左图：拍摄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右图：2018 年 3 月 3 日。资料来源：Uyghurism.com



库尔勒 Ah 清真寺，百度街景。

根据我的研究，自 2016 年以来，与和田相比，喀什噶尔和莎车的清真寺拆除数量减少了。这三个城市都是维吾尔地区南部最古老、人口最多和宗教最浓厚的城市，其人口主要是维吾尔穆斯林。和田市受影响最严重，仅该市区就有 14 座中型至大型清真寺被拆除。就毁坏的清真寺、墓地和伊斯兰建筑而言，和田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只有一个位于和田市区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和田贾玛清真寺” (Hotan Jama Mosque) 得以幸存，用于旅游和其它目的。

喀什噶尔和莎车都曾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两个不同维吾尔王国的首都。一些历史悠久的宗教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期间都幸存了下来。自 1980 年中国对外开放以来，这些城市已成为维吾尔地区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从 2009 年开始，政府在喀什噶尔市中心将旧建筑物和房屋拆除，并建造了现代化建筑以吸引游客。其他城市也在效仿这种模式。这一变化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城市中真正维吾尔伊斯兰遗产的美。下图是莎车宫 (Yarkand Palace) 前后对比的照片，莎车宫是该建筑群的一部分，该建筑群还包括 Altun 清真寺和阿曼尼莎女王 (Queen Amannisa) 的陵墓。这些建筑已被允许留作旅游用途，并作为“保护维吾尔文化和遗产”的幌子给国际社会看。



这两张图片是重建之前和之后的莎车宫 (Yarkand Palace) 建筑群。

上图：头条。 下图：Mapio

我发现的证据清楚地表明，自 2017 年以来，中国对维吾尔伊斯兰遗产的大规模摧毁和破坏是在中等城市、乡镇和村庄中进行的。根据我的调查，在和田、于田、叶城、阿图什和古玛等小城市，许多历史悠久的大清真寺被拆除。在距离喀什噶尔市约 50 英里的小城市阿图什，我发现有四座大清真寺遭到破坏。

2019 年 6 月，一群法新社记者访问了喀什噶尔，报道了维吾尔地区清真寺被拆除和斋月的宗教气氛被破坏的情况<sup>43</sup>。这次访问之前，一名法新社记者向我咨询了有关这次旅行的建议和指导。我提供了我确定的被毁清真寺位置清单，并建议他们访问像阿图什与和田这样的小城市，大部分被毁的清真寺都位于这些小城市。

法新社记者访问了喀什噶尔，并采访了喀什噶尔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主持伊玛目，该清真寺是维吾尔人家园中最著名的清真寺，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他们被允许参观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是却被禁止进入较小的城市阿图什。这两个城市之间距离非常近，但是涉及到记者和其他国际社会成员时，两个不同的政府机构控制着谁可以进入这些城市。这是因为政府试图掩盖在这个小城市所发生的现实——一个位于受欢迎且“快乐”的旅游景点附近的小城市。

中国政府企图通过阻止记者进入小城市、乡镇和村庄来掩盖针对维吾尔人种族、文化灭绝的证据；中国政府还通过精心安排的活动，开放了预先选择的旅游景点，企图向记者证明中国实际上是在保护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文化。中国政府企图否认正在维吾尔家园进行的所有打压伊斯兰和宗教活动的行为及拆毁清真寺的事实。

## 宗教迫害的背景

2013年5月，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布了一份综合报告——《被亵渎的神圣权利》(Sacred Right Defiled)，详细介绍了维吾尔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遭到长期压制。对海外维吾尔人的采访和二手数据显示，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遭到了系统的遏制和控制。值得注意的是，迫害主要是针对伊斯兰信仰非物质部分。包括伊玛目在内的所有宗教领袖都被要求参加政治教育课，以确保他们遵守中共的法规和政策；仅允许国家批准的古兰经和宣教版本发行；禁止在政府办公楼、医院和私企有任何宗教形式的外在装饰，例如男人不能蓄胡须、女人不能戴头巾；禁止公务员和18岁以下的人进入清真寺；禁止私下进行宗教教育；禁止学生、教师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斋戒。此外，维吾尔人不得进行朝圣，除非是官方组织的旅行，在这种旅行中，国家官员会仔细审查所有申请人<sup>44</sup>。

自《被亵渎的神圣权利》报告发布以后，自习近平2013年上台执政，宗教迫害不断加剧。政府打算斩断维吾尔人宗教信仰的“根”的决心，与政府在维吾尔地区实施“稳定”压倒一切的“重大战略转变”一致。这些安全举措要求镇压“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邪恶势力”，这些举措表面上看似针对维吾尔人和平宗教表达<sup>45</sup>。但是，正如本报告所表明的，对宗教迫害的加剧已扩展到维吾尔人宗教生活的物质方面。对清真寺和麻扎的摧毁以及把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进行洗脑，表明政府企图消灭维吾尔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这一结论驳斥了中国政府所宣称的其政策旨在实行“宗教中国化”<sup>46</sup>。

从集中营逃出来的受害者表示，他们在集中营内被迫宣示放弃对真主的信仰，被迫赞美习近平主席和共产党。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行为进行自

我批判，并保证要饮酒、抽烟并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伊斯兰教的弊端<sup>47</sup>。持续压制维吾尔人宗教信仰非物质方面的例子还包括：有人只因参加了宣读宗教话语的婚礼或葬礼而被送进集中营<sup>48</sup>；禁止伊斯兰婚礼和葬礼，政府设立了“葬礼管理中心”以防止维吾尔人进行传统的葬礼仪式，并要求实行火化而不是土葬<sup>49</sup>；禁止维吾尔儿童使用 29 个伊斯兰名字，例如穆罕默德和法蒂玛，以“遏制宗教狂热”<sup>50</sup>；发起了一场反清真运动，共产党官员被派到维吾尔人家中监视他们的政治态度，并准备食物给维吾尔人以测试他们是否会问这道菜是什么肉<sup>51</sup>；禁止在该地区的学校使用传统的穆斯林问候语“*As-Salaam Alaikum*”<sup>52</sup>；如果信仰伊斯兰教，就被禁止结婚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sup>53</sup>。

## 法律规范

### 国际司法法规

联合国大会于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UDHR) 第 18 条概述了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权利：

“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sup>54</sup>

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十八条、《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式的偏见和歧视宣言》第一条和《关于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族裔的权利宣言》(《关于少数族裔的宣言》)第二条中都重申了个人和集体的宗教自由权利。其中规定：

“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族裔的人……有权享受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sup>55</sup>

在 1993 年 7 月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的《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指出：

“信仰的概念包括直接表达信仰的礼仪和仪式行为，以及与这些仪式不可或缺的各种行为，包括敬拜场所的建造[斜体为“维吾尔人权项目“所加]、礼仪形式和物品的使用、仪式标志的展示以及庆祝其节假日和休息日。”<sup>56</sup>

此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教歧视》的第 2004/36 号决议敦促各国：

“根据本国法律并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应尽最大努力确保宗教场所、遗址和圣祠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并在易受亵渎或破坏的情况下采取其它措施。”<sup>57</sup>

## 中国法律

理论上，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允许的。尽管中国的法律条款保护宗教信徒免受歧视，但法律也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决定哪些宗教习俗是允许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不得强迫公民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他们也不得歧视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信仰进行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民健康或干扰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机构和宗教事务不受任何外国统治。”<sup>58</sup>

《民族区域自治法》（REAL）第 11 条规定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权利，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自治区的自治机构确保各个民族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不得强迫公民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也不得歧视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信仰进行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民健康或干扰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统治。”<sup>59</sup>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 38 条中还强调了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自治区的自治机构支持有关部门收集、组织、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著作，保护本地区的风景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保存和发展杰出的民族传统文化。”<sup>60</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sup>61</sup>。”于田艾提卡大清真寺曾被指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本报告中提到的其它遗址，甚至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未被提及<sup>62</sup>。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被指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须经国务院批准，方可摧毁<sup>63</sup>。

## 建议

### 致国际组织：

- 公开谴责中国政府拆除清真寺和宗教场所、任意拘押宗教领袖和信徒于集中营的暴行。
- 在与中国政府的双边对话和国际论坛上申明宗教自由的问题。
- 各国政府应确保不会将维吾尔寻求庇护者遣送回中国，并释放因非法入境而被拘押的维吾尔人。
- 派有关宗教自由、人权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特使调查维吾尔地区的宗教迫害，向中国官员提出宗教迫害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访问该地区。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应设法确保能自由派独立观察员，包括宗教信仰与少数族裔问题特别报告员，进行实地情况调查，包括调查该地区宗教场所的现状和宗教领袖被拘押的情况。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应安排对该地区进行访问，以调查并发布有关情况的报告。
- 伊斯兰合作组织应寻求有关被拘押的宗教领袖及其家人现状的信息，并要求与他们会面。
-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应审查该地区正在进行的项目，并重新评估对中国政府的贷款，直到其达到人权标准为止。
-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机构应为维吾尔文化保护项目、维吾尔宗教和文化遗产的文件编制和翻译提供资金支持。
- 各大学和宗教团体应考虑为逃离维吾尔地区的维吾尔宗教教师和学者提供访问奖学金。

- 由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下一届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应发表关于中国政府摧毁清真寺和拘押宗教领袖的声明。

致中国政府：

- 停止拆除维吾尔地区的朝拜场所和宗教场所，并为已经被拆除的清真寺提供赔偿。
- 允许修复已部分拆除或清除了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建筑物。
- 关闭集中营系统，立即释放所有滥法拘押的宗教领袖和信徒，以及因其信仰而被不公正判决的人。
- 允许独立的观察员和记者进入该地区。

## 方法论

该报告的主要作者拜赫拉姆·森塔什（Bahram Sintash），之前是维吾尔建筑设计师和研究人员，在调查维吾尔地区的清真寺、伊斯兰遗址和维吾尔城镇的破坏和摧毁中起了主要作用。根据他对维吾尔建筑的了解和海外维吾尔人提供的信息，并分析了维吾尔地区数百个地点的卫星图像后，他在网站 Uyghurism.com 上提供了 90 多个被拆除遗址的证据。

拜赫拉姆·森塔什分析了包括 Google Earth 和 Planet Lab 在内的多个卫星图像程序中的 400 多个清真寺的位置。不幸的是，维吾尔地区的大多数清真寺位置在主流搜索引擎（如 Google、百度和其他地图平台）上都无法搜索到了。拜赫拉姆·森塔什得到了来自维吾尔地区超过 15 名维吾尔人（这些人现居住在海外）的帮助找到了将近 45% 的清真寺所在地。这些人通过在 Google 地图上搜索他们的城市或乡镇并共享坐标来帮助拜赫拉姆·森塔什识别清真寺的位置。拜赫拉姆·森塔什在数周搜索卫星图像的过程中通过放大和搜索的方法找到了一些清真寺的位置。在确认每个被拆毁的清真寺位置之后，便截取了拆毁之前和之后的卫星图像，这些图像清楚显示每个清真寺的消失。他在其个人网站 Uyghurism.com 上发布了被拆除清真寺和伊斯兰遗址前后对比图像的清单以及每个清真寺的信息。

在本报告中，他选取了那些最能说明政府拆除运动的清真寺，并采访了与被拆除的宗教场所有联系的维吾尔人，以收集背景资料，并深入了解中国政府拆除其故乡清真寺的原因。他还从维吾尔文的资料来源收集了有关本报告中讨论的清真寺历史背景资料。

## 致谢

拜赫拉姆·森塔什和维吾尔人权项目感谢以下接受采访的个人：阿力江·哈参（Alijan Hasan），阿比达·阿巴斯（Abide Abbas），阿部杜瓦力·阿部力蜜提（Abduwaris Ablimit），阿部杜·哈蜜提·阿部杜拉（Abdul Hemid Abdullah），阿伊努尔·伊蜜提（Aynur Yimit），妈尔古爸·玉苏普（Marguba Yusup），乌部力卡斯姆·阿马尔（Ubulkasim Amar）和哈斯姆江·卡德尔（Qasimjan Qadir）。我们要感谢这些勇敢的人，尽管受到中国政府的报复威胁，但仍然勇敢站出来说出他们在维吾尔地区亲人遭受的苦难；没有他们的这份勇气，就不可能有本人权报告。

拜赫拉姆·森塔什和维吾尔人权项目谨对阿尔斯兰·赫达亚提（Arslan Hidayat）和卡德尔娅·热赫曼（Kadirya Rahman）的翻译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还有很多人都曾付出大量劳动以确保此报告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拜赫拉姆·森塔什要感谢维吾尔人权项目的工作人员在人权方面给予的专业知识指导，尤其是维吾尔人权项目经理马宁可（Nicole Morgret），他为此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意见。”感谢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其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坚定支持确保了维吾尔人的声音能够发出来。

本报告印刷版是在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下得以实现的，在此深表谢意。



## 附录

维吾尔地区已拆除清真寺的完整列表：

[https://docs.wixstatic.com/ugd/9ab903\\_faa427f03d3049a69cbac0bbe457b142.pdf](https://docs.wixstatic.com/ugd/9ab903_faa427f03d3049a69cbac0bbe457b142.pdf)

也见：<https://www.uyghurism.com/culturalgenocide>

维吾尔地区已拆除清真寺的地图：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mid=1wApv0a0ftWiN->

[qOZriiQe9v4Ks9APHed&shorturl=1&ll=41.87323759381986%2C84.82723499999997&z](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mid=1wApv0a0ftWiN-qOZriiQe9v4Ks9APHed&shorturl=1&ll=41.87323759381986%2C84.82723499999997&z)

=6

## 尾注：

<sup>1</sup> 拜赫拉姆·森塔什.“新疆维吾尔族清真寺拆除清单” <https://www.uyghurism.com/culturalgenocide>

<sup>2</sup> 侯赛尔·肖特 (Hoshur Shoret). 2016 年 12 月 19 日.“在公共安全的幌子下，中国摧毁了数千座清真寺”. 自由亚洲电台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dner-the-guise-of-public-safety-12192016140127.html>

<sup>3</sup> Kuo, Lily. 2019 年 5 月 6 日.“披露：中国摧毁新疆清真寺的新证据”，《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may/07/revealed-new-evidence-of-chinas-mission-to-raze-the-mosques-of-xinjiang>

<sup>4</sup> Xiao, Eva 和 Yiu, Pak. 2019 年 6 月 8 日.“被夷为平地的清真寺和无处不在的监视造就了中国新疆斋月的紧张局势”，法新社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6/08/razed-mosques-pervasive-surveillance-make-tense-ramadan-chinas-xinjiang/>

<sup>5</sup> 侯赛尔·肖特. 2016 年 12 月 19 日.“在公共安全的幌子下，中国摧毁了数千座清真寺”，自由亚洲电台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dner-the-guise-of-public-safety-12192016140127.html>

<sup>6</sup> Kuo, Lily. 2019 年 5 月 6 日.“披露：中国摧毁新疆清真寺任务的新证据”，《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may/07/revealed-new-evidence-of-chinas-mission-to-raze-the-mosques-of-xinjiang>

<sup>7</sup> 寒冬. 2018 年 6 月 19 日.“中国政府拆除了新疆的清真寺”. <https://bitterwinter.org/chinese-government-demolishes-mosques-in-xinjiang/>

<sup>8</sup> 敏俊卿. 2017 年 4 月 8 日.“清真寺建筑风格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中国穆斯林*,  
<http://m.chinaislam.net.cn/cms/news/xhwx/201704/040Q00332017.html>

<sup>9</sup> 侯赛尔·肖特. 2016 年 12 月 19 日.“在公共安全的幌子下，中国摧毁了数千座清真寺”，自由亚洲电台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dner-the-guise-of-public-safety-12192016140127.html>

<sup>10</sup> Li Zaili. 2018 年 8 月 5 日.“乌苏市八十四湖乡只剩下一座清真寺”. 寒冬 <https://bitterwinter.org/only-one-mosque-left-in-bashisihu-township-wusu-city/>

<sup>11</sup> Li Zaili. 2018 年 8 月 9 日，“新疆更多清真寺的被毁”. 寒冬 <https://bitterwinter.org/more-destroyed-mosques-in-xinjiang/>

- <sup>12</sup> 侯赛尔·肖特. 2018年9月7日, “中国当局继续摧毁新疆的清真寺”, 自由亚洲电台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hinese-authorities-continue-to-destroy-mosques-in-xinjiang-09072018171910.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20mosques>
- <sup>13</sup> Li Zaili. 2019年2月5日, “新疆的一个县: 摧毁信仰的案例研究”, 寒冬 <https://bitterwinter.org/a-case-study-in-destroying-faith/>
- <sup>14</sup> Jiang Tao, 2018年9月7日, “石河子市当局摧毁清真寺”, 寒冬 <https://bitterwinter.org/authorities-wipe-out-mosques-in-shihezi-city/>
- <sup>15</sup> Gene Bunin, 2019年6月23日, Facebook 帖子  
<https://www.facebook.com/gene.bunin/posts/2449756741922837>
- <sup>16</sup> 新疆受害者数据库, “Erbol Ergali”于2018年10月12日更新:  
<https://shahit.biz/eng/viewentry.php?entryno=67>
- <sup>17</sup> Bunin, Gene, 2018年7月, “Amanzhan Seituly 接受来自法新社的 Gene Bunin 和 Chris Rickleton 的俄语访谈: (时间: 2018年7月, 地点: 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新疆受害者数据库  
[https://shahit.biz/supp/4981\\_8.pdf](https://shahit.biz/supp/4981_8.pdf)
- <sup>18</sup> 维吾尔人权项目, 2018年1月29日, “维吾尔人权项目谴责中国政府造成学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姆 (Muhammad Salih Hajim) 在押期间死亡”, <https://uhrp.org/press-release/uyghur-human-rights-project-condemns-death-custody-Scholar-muhammad-salih-hajim.html>
- <sup>19</sup>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2018年5月29日,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确认另一名维吾尔族宗教人士 Abdulehed Mehsum 在押期间死亡”, <http://www.uyghurcongress.org/en/?p=34630>
- <sup>20</sup> China, Josh 和 Burge, Clement, 2019年3月20日, “在大规模拘留之后, 中国夷平穆斯林社区建设忠诚社区”, 《华尔街日报》, <https://www.wsj.com/articles/after-mass-detentions-china-razes-muslim-communities-to-build-a-loyal-city-11553079629>
- <sup>21</sup> 拜赫拉姆·森塔什, 2019年6月30日, “中国在库车县最近摧毁了750个足球场大小的维吾尔族社区”, Uyghurism.com <https://www.uyghurism.com/post/china-newly-bulldozed-750-football-field-size-uyghur-neighborhoods-in-the-ancient-city-of-kuqa>

- <sup>22</sup> 穆罕默德·艾萨·古尔班 (Mehmet Eysa Qurban) , 2014年7月26日, “Keriya Heytgah Jamesi”, 中国伊斯兰协会, <http://mu.chinaislam.net.cn/zongjiaoyushenghuo/qingzhensi/201407/0HB5022014.html>
- <sup>23</sup> 王力雄, 2007年, “我的西域, 你的东土”, <http://gzlong7.tk/dl/aa.pdf>
- <sup>24</sup> Waters, Nick, 2019年4月5日, “新疆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被摧毁了吗?” ,Bellingcat, <https://www.bellingcat.com/news/rest-of-world/2019/04/05/are-historic-mosques-in-xinjiang-being-destroyed/>
- <sup>25</sup> 郭彦伟, 2016年12月1日, “天津助力于田县老城区探索保护开发之道”, 人民网-新疆频道, <http://xj.people.com.cn/n2/2016/1201/c379222-29398530.html>
- <sup>26</sup> 中国伊斯兰协会, 2014年7月26日, “Qaghiliq Jamesi”  
<http://mu.chinaislam.net.cn/zongjiaoyushenghuo/qingzhensi/201407/0HB5012014.html>
- <sup>27</sup> 中国伊斯兰协会, 2015年10月28日, “Aqsu Reste Jamesi”  
<http://mu.chinaislam.net.cn/zongjiaoyushenghuo/qingzhensi/201510/102Vc92015.html>
- <sup>28</sup> 法新社, 2019年10月9日, “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摧毁安葬了几代维吾尔人的穆斯林墓地, 并建成了停车场和游乐场, 以铲除该族群的身份”, 《每日邮报》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553127/Even-death-Uighurs-feel-long-reach-Chinese-state.html>
- <sup>29</sup> Dawut, Rahile, 2009年, “维吾尔人中的麻扎朝圣”, 丝绸之路基金会, <https://edspace.american.edu/silkroadjournal/wp-content/uploads/sites/984/2017/09/Shrine-Pilgrimage-Among-the-Uighurs.pdf>
- <sup>30</sup> UHRP, 2018年6月12日, “压榨文化资源: 对维吾尔族文化遗产的剥削和犯罪”  
<https://docs.uhrp.org/pdf/CulturalResourcesIntangibleHeritage.pdf>
- <sup>31</sup> Dawut, Rahile, 2007年, “维吾尔人的麻扎朝圣和可持续旅游业: 在中国发展政策的背景下中亚的传统仪式”(维吾尔人处于中国和中亚之间), Ashgate.
- <sup>32</sup> Thum, Rian, 2014年, 《维吾尔历史的神圣路线》, 哈佛大学出版社.
- <sup>33</sup> Kuo, Lily. 2019年5月6日. “披露: 中国摧毁新疆清真寺的新证据”, 《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may/07/revealed-new-evidence-of-chinas-mission-to-raze-the-mosques-of-xinjiang>

- <sup>34</sup> UHRP, 2018年5月9日, “简报: 中国政府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加快同化政策”  
<https://docs.uhrp.org/pdf/ReligionWhitePaper.pdf>
- <sup>35</sup> 侯赛尔·肖特, 2019年10月10日, “维吾尔人被当局下令摧毁被视为‘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建筑”, 自由亚洲电台,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architecture-07102019140830.html>
- <sup>36</sup> 和田市电视台, 2017年8月29日, “和田地区召开全面深入推进党员干部发声亮剑大会”, 和田市政府网  
<https://www.hts.gov.cn/bendixinwen/show.php?itemid=727>
- <sup>37</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9年9月21日, “新疆的发展与进步”  
[http://www.gov.cn/english/official/2009-09/21/content\\_1422566.htm](http://www.gov.cn/english/official/2009-09/21/content_1422566.htm)
- <sup>38</sup> 哈桑·阿卜杜勒赫伊姆 (Abduriheym Hasan), 2015年, Xinjiang Islam Binakarliki, 新疆人民出版社.
- <sup>39</sup> Kuo, Lily. 2019年5月6日. “披露: 中国摧毁新疆清真寺的新证据”, 《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may/07/revealed-new-evidence-of-chinas-mission-to-raze-the-mosques-of-xinjiang>
- <sup>40</sup> Mafengwo.cn, “加麦大清真寺”, [http://www.mafengwo.cn/poi/33667500.html?mfw\\_chid=2762-5630961](http://www.mafengwo.cn/poi/33667500.html?mfw_chid=2762-5630961),
- <sup>41</sup> Qunar.com, “加麦大清真寺”, <https://touch.travel.qunar.com/comment/10157324939>,
- <sup>42</sup> Qunar.com, “加麦大清真寺”, <https://touch.travel.qunar.com/comment/10158813429>
- <sup>43</sup> 法新社, 2019年6月5日, “被摧毁的清真寺和警察监视: 紧张的新疆斋月”, 海峡时报,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wrecked-mosques-police-watch-a-tense-ramadan-in-xinjiang>
- <sup>44</sup> UHRP, 2013年4月30日, “被亵渎的神圣权利: 中国对维吾尔人宗教自由的铁腕镇压”  
<https://uhrp.org/press-release/sacred-right-defiled-china%E2%80%99s-iron-fisted-repression-uyghur-religious-freedom.html>
- <sup>45</sup> UHRP, 2014年5月8日, “中国试图将维吾尔族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定为犯罪”  
<https://uhrp.org/press-release/briefing-china-attempts-criminalize-every-aspect-uyghur-religious-belief-and-practice>
- <sup>46</sup> UHRP, 2018年5月9日, “中国政府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加快同化政策”  
<https://docs.uhrp.org/pdf/ReligionWhitePaper.pdf>

<sup>47</sup> 格里·施 (Shih, Gerry) , 2018 年 5 月 17 日, “中国的大规模集中营引发文化大革命”, 美联社,

<https://apnews.com/6e151296fb194f85ba69a8babd972e4b>

<sup>48</sup> 穆罕默德·阿塔沃拉, 2018 年 12 月 19 日, “我心爱的家被拆散”, 维吾尔人权项目,

<https://weblog.uhrp.org/my-beloved-family-is-broken-apart/>

<sup>49</sup> 侯赛尔·肖特, 2018 年 4 月 19 日, “新疆当局使用‘葬礼管理中心’来颠覆维吾尔族的丧葬传统”, 自由亚洲

电台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burials-04192018141100.html>

<sup>50</sup> UHRP, 2018 年 5 月 4 日, “禁用伊斯兰姓名是对维吾尔人私人生活的荒谬干预” <https://uhrp.org/uaa-and-uhrp-reports-and-briefings-press-releases/briefing-ban-%E2%80%9Cislamic%E2%80%9D-names-absurd-intrusion>

<sup>51</sup> Ablidim, Mihray, 2018 年 11 月 6 日, “新疆喀什噶尔大学生和教师被迫放弃穆斯林的饮食禁忌”, 自由亚洲

电台,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halal-11062018155848.html> 和拜勒·达伦, 2018 年 10 月

26 日, “中国的噩梦寄宿家庭经历”, 外交政策,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0/26/china-nightmare-homestay-xinjiang-uyghur-monitor/>

<sup>52</sup> 法新社, 2017 年 7 月 13 日, “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镇压使新疆成为‘警察国家’”

<https://www.thenational.ae/world/asia/china-s-crackdown-on-uyghur-muslims-has-turned-xinjiang-into-a-police-state-1.567992>

<sup>53</sup> 鲁基耶·图尔杜什, 2013 年 5 月 31 日, “两个新疆村庄禁止妇女戴面纱”, 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hijab-05312013175617.html> 和 UHRP, 2014 年 8 月 5 日, “克拉玛依

的公交车禁令将维吾尔人视为二等公民, 表现出公开的歧视”, [https://uhrp.org/press-releases/bus-ban-](https://uhrp.org/press-releases/bus-ban-karamay-treats-uyghurs-second-class-citizens-and-demonstrates-open)

[karamay-treats-uyghurs-second-class-citizens-and-demonstrates-open](https://uhrp.org/press-releases/bus-ban-karamay-treats-uyghurs-second-class-citizens-and-demonstrates-open) 和 Keyoumu, Guliqiekela, 2013 年 8 月

27 日, “戴面纱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妇女被从出租屋中赶出”, 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eviction-08272013174741.html>

<sup>54</sup> 联合国 (UN) , 1948 年 12 月 10 日, 《世界人权宣言》(UDHR) ,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index.shtml>.

<sup>55</sup> 联合国大会, 1981 年 11 月 25 日, 《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教偏见和歧视的宣言》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36/a36r055.htm>

<sup>56</sup>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993年7月30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的《第22号一般性意见》（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53883fb22.html>

<sup>57</sup>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04年4月19日，“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教歧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3f3136c0.html>

<sup>58</sup>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Constitution/2007-11/15/content\\_1372964.htm](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Constitution/2007-11/15/content_1372964.htm)

<sup>59</sup>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4年5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https://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regional-ethnic-autonom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mended>

<sup>60</sup> 同上。

<sup>61</sup>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5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年修正案）》，

<http://orcp.hustoj.com/?p=3951>

<sup>62</sup>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data/wwbhdw/node\\_7004009.htm](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data/wwbhdw/node_7004009.htm) 和新疆文物保护网，2014年11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清单”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018214616/http://www.xjwwbh.com/quanjiangwenwu/wenbaodanwei/2015/0425/308.html>

<sup>63</sup>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http://www.chinatoday.com/law/china-laws/cultural-relics-protection.htm>

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5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年修正案，文物财产公开资料库，<http://orcp.hustoj.com/?p=3951>





# 维吾尔人权项目 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是由美国维吾尔人协会（UAA）于 2004 年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下设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使命是促进维吾尔人人权和民主。2016 年，依据非营利性免税企业法 501(c)(3)，维吾尔人权项目成为独立研究机构。

维吾尔人权项目通过如下方式使世界聚焦维吾尔人问题：  
以英文和中文研究、撰写和发表评论、报告，涵盖广泛的人权问题，  
涉及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文化和经济权利；为记者、  
学者、外交官和立法者提供维吾尔人所面临人权状况的书面、口头新闻简报。

维吾尔人权项目

1602 L Street, Suite 613, Washington D.C., 20036

Tel: (202) 478-1920 Fax: (202) 478-1910

[www.uhrp.org](http://www.uhrp.org) [info@uhrp.org](mailto:info@uhrp.org)

@UyghurProject @UHRP\_Chinese